

ZHONGGUO XIANDA

中國現代

2

丛刊

1996

文學研究

ENXUE YANJIU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 刊

2

作家出版社

封面题字：启 功

封面设计：张晓光

版式设计：徐建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九六年 第二期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 合编
中国现代文学馆

地址：北京西三环北路18号

邮编：100081

*

作家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东光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250,000字

1996年5月第1版 1996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1—1,300册

ISBN 1003—0263

刊号：CN 11—2539/I 定价：9.00元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 丛刊

1996年第2期(总第67期)

目 录

●诗歌与诗论研究●

-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吴晓东(1)
- 重审中国新诗发展的启端
- 初期白话诗研究综述……………李 怡(17)
- 论作为新诗评论家的唐湜……………张 欣(32)
- 诗坛的智者与顽童
- 诗人杜运燮论……………余 峥(39)

●笔 谈●

- 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王富仁(54)

●苏州大学中文系推荐论文●

- 我们的教学与科研的格局……………范伯群(78)
- 中国社会转型期大都市生活的浮世绘
- 对本世纪一、二十年代
- 社会一言情小说价值的思考……………谢庆立(89)

中国武侠小说创作的“现代”走向

- 徐斯年
——民国时期武侠小说概述……………刘祥安(102)
- 等待超越：侦探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汤哲声(111)
- 渔樵话里成兴废——中国近现代
通俗历史小说的历史传承与发展轮廓……………陈子平(119)
- 近代通俗话剧及其历史价值……………陈龙(127)

●作家作品研究●

俞平伯：人世无常与刹那主义

- 现代文学主题的佛学分析之一……………谭桂林(136)
- 表现主义与林语堂的文学观念……………周可(143)
- 论三十年代散文三派……………王爱松(158)
- 《国城》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神联结……………王卫平(180)
- 聂绀弩的创作……………姚锡佩(194)
- 论陈楚淮的话剧创作……………丁敏(211)

●资 料●

凡宰特致巴金的信(附英文原件)

- 巴金译
——1927年6月9日的信……………〔日〕山口守整理(223)
- 李今译
——1927年7月23日的信……………项龙校(229)
- 〔日〕山口守整理
- 译者附记……………(236)
- 新发现的废名四篇著作……………〔韩〕吉贞杏(238)

选择与理解

- 五四时期译介日本文学的一种现象……………秦 弓 (240)
关于熊式一……………〔新西兰〕龚世芬 (259)

● 书 评 ●

一部立体的诗意的流派史

- 评柯文溥《中国新诗流派史》……………王 毅 (273)

从女性主义立场出发的现代文学史

- 评孟悦、戴锦华的《浮出

历史地表》……………〔日〕秋山洋子 著
刘 晴 译 (278)

中国现代戏剧研究：走向新世纪

- 读田本相主编《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张 健 (285)

● 动 态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研讨会纪要(姚丹, 297)俞元桂教授逝世(汪文顶, 302)

● 新 书 林 ●

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概论(慧, 77)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慧, 126)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慧, 179)王礼锡研究资料(今, 210)

1995年4—6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文选目……………谢玉娥辑 (304)

读者来信摘登……………刘光宇 (313)

编后记…………… (314)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No. 2, 1996 (Total No. 67)

CONTENTS

Poetry and Poetic Theory Studies

- Symbolism and Modern Chinese Literary Criticism···Wu Xiao-dong
Re-examining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New Poetry; A Summary
of the Studies of Early Modern Language Poetry ·····Li Yi
Tang Shi; A Critic of New Poetry ·····Zhang Xin
The Wit and Urchin in the Poetry Forum; On Poet Du Yun-xie
······Yu Zheng

Pen Conversations

- Problems in the Present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Wang Fu-ren

Articles Recommended by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 Zhou University

- The Pattern of Our Teaching and Researches······Fan Bo-qun
The Portrait of Chinese Urban Life at the Turning of
the Century; Reflections on the Value of Romances
in the First Two Decades of the 20th Century······Xie Qing-li
The "Modernist" Trend of Swordsman Novels; A Survey
of Swordsman Novels in the Min Guo Period ·····
······ Xu Si-nian, Liu Xiang-an
Waiting for the Transcendence; Detective Novel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Tang Zhe-sheng
The Outline of the Histor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pular Historical Novels ····· Chen Zi-ping
Modern Popular Drama and Its Historical Value ····· Chen Long

Writers and Their Works

- Yu Bo-ping: A Buddhist Analysis on Modern Literary Themes Tan Gui-lin
Expressionism and Lin Yu-tang's Literary Concept Zhou Ke
The Three Groups of Essayists in the Thirties Wang Ai-song
The Spiritual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Besieged City* and the Western Modernist Literature Wang Wei-ping
The Writings of Nie Gan-nu Yao Xi-pei

Reference Materials

- Vanzetti's Letter to Ba Jin
1. Vanzetti's to Ba Jin on 9th June, 1927.
..... translated by Ba Jin edited by Yamagu Chi
2. Vanzetti's to Ba Jin on 23th July, 1927.
..... translated by Li Jin edited by Yamagu Chi
The Newly-discovered Four Articles of Fei Ming
..... [Korea] Kil Jeong Heang
Choosing and Understanding: A Phenomenon in the Translat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during the "May 4th" Period Qin Gong
About Xiong Shi-yi [New Zealand] Gong Shi-feu

Book Review

- The History of the Schools of New Poetry in China*
by Ke Wen-pu: A Poetic and Three Dimensional History of Poetical Schools Wang Yi
Emerging from the Surface of History by Xu Meng-yue and Dai Jin-hua: A History of Modern Literature from the Feminist Perspective [Japan] Akiyawa Yoko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Drama: Marching to the New Century—The Reading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Comparative Drama* by Mr. Zhang Jin

Selected Bibliography (April-June, 1995)

New Books

Letters

Editorial Postscript

象征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吴 晓 东

几乎在象征主义被正式介绍到中国文坛的同时，现代批评家就已经开始运用这一术语来评论创作实践。

较早把这一术语引入批评领域的是罗家伦，他认为沈尹默的《月夜》“颇是代表‘象征主义’ symbolism”。^① 沈雁冰则称鲁迅的《狂人日记》有“淡淡的象征主义色彩”。^② 周无的两首诗《黄蜂儿》和《一件事》，也被当时的评论称为“都是 Symbolism 的作品”。^③ 1921年，有论者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了题为《中国新兴的象征主义文学》的文章，“欣幸”于小说界已有象征主义作品诞生，包括冰心的《超人》、《月光》，叶圣陶的《低能儿》，许地山的《命命鸟》等小说。^④ 这种观点曾被鲁迅讥讽为“不知所云，痛杀我辈”，^⑤ 一方面说明早期创作中对象征主义的借鉴仍是一种初步的尝试，另一方面也证明批评界在“象征主义”概念的运用中存在着泛化的倾向。

1922年围绕着冰心的小说《疯人日记》有一场讨论。有读者致信《小说月报》述说读罢《疯人日记》之后，“迷离惆怅，莫名其妙”的观感，并追问这篇小说“究竟抱甚么主义？有什么寓意”。沈雁冰在通信栏里答复说：“《疯人日记》是神秘而且带点象征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本来不容易领悟，而且不是人人尽能领悟。”^⑥ 王统照也以剑三的署名参与了这场讨论，他认为《疯人日记》是冰心小说的一种变体，“处处可见出象征的色彩来。本来象征二字，就难解答，真是即作者当时，也未必能明明白白地指出所象征者为何”。^⑦ 两

个论者都把这篇小说看作象征作品，并指出其寓意是不容易索解的。但这场讨论的意义尚不完全在于辨别《疯人日记》到底是“甚么主义”的一部作品，而更在于读者和批评家一起参与了对象征性作品的阅读和阐释活动，从中反映出批评领域已经十分关注现代文坛出现的具有象征主义倾向的创作实践。但总体而言，批评家们尚停留在对象征主义文本凭藉自觉进行辨认阶段，而少有具体化的微观分析。批评界对中国现代自身的象征主义批评尺度的建立还缺乏足够充分的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象征主义的批评规范尚处在一种萌芽状态。

李金发的《微雨》、《食客与凶年》以及《为幸福而歌》一系列诗集的接连问世引起了批评界极大的兴趣。在批评家们对李金发的诗歌持续的关注过程中，象征主义批评规范逐渐开始成形。关注的焦点大致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思潮的角度。评论者或者把李金发称作“东方之鲍特莱”，或者把他的诗作同魏尔伦的“声调”进行比较，认为他的诗体现了波德莱尔“唯丑”的美学观、人生观以及魏尔伦所代表的颓废主义情调。这类观点把《微雨》等诗集置于法国象征主义文学运动以及世纪末文学思潮之中，从而为李金发诗作中感伤、悲哀的情绪以及“对于生命欲揶揄的神秘”提供了时代因素和历史背景的诠释。^⑧其二，则是诗学的角度。评论者们并没有满足于把李金发简单地指认为“诗怪”，他们试图从技巧上深入探究李金发诗作之所以“朦胧晦涩”的艺术根源。苏雪林认为李金发诗歌晦涩的原因在于“观念联络的奇特”，认为诗人把“从来不相联络之观念连结一处”。这种观念的奇特联络又与诗人所运用的大量“拟人法”和“省略法”缠绕在一起，就更令人感到“朦胧恍惚骤难了解”。论者不无得意地说：“这就是做象征派诗的秘密，我不妨在这里揭破它。”^⑨可以说苏雪林的确“揭破”了李金发诗歌技巧的关键所在，这与孙作云的观点是相似的。他主张“本来诗的巧妙，即在联合不相属的观念于一处，而能有一种新的力量”，李金

发则在技巧上“最善于联合不相属的奇特的比喻于一个观念上，而能给读者一种新的暗示力 (Suggestive power)，这是作者最大的成功”。^⑩ 朱自清则更强调李金发的“省略”艺术：“仿佛大小小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⑪ 从上面的批评中可以看出，李金发在运用了“奇特的比喻”、“暗示”与“省略”手法的同时，也就为象征派诗歌技巧奠立了一个具有普泛性的艺术法则。几个论者都不仅仅止步于对李金发诗歌本身的具体阐发，而且还试图揭破象征派诗歌的“秘密”。这里面隐含了一种更为超越的诗学眼光，并且指向一个总体性的象征主义批评尺度。

30年代，随着象征主义的影响在现代文坛的深入，在作家创作实践基础上进行更具综合性的总结，是批评界面临的一项无法规避的使命。首先体现出一种高屋建瓴的批评眼光的是鲁迅。鲁迅早在20年代初就曾以象征主义的观点评价安特莱夫的《黯淡的烟霭里》，称它是“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⑫ 的产物。这种批评视角一直贯彻到他后来的《穷人》小引以及对勃洛克《十二个》的评论之中。30年代，他则以“世纪末”的异域文学影响为背景从总体上考察沉钟社青年作家的创作特色，称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

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e)，尼采(Fr. Nietzsche)，波特莱尔(Ch. Baudelaire)，安特莱夫(L. Andreev)们所安排的。^⑬

鲁迅把沉钟社的作家群纳入了以象征主义为主潮的“世纪末”颓废主义文学背景，已经超出了作家作品论的视域，体现出的是思潮的眼光。沈从文则热衷于为新诗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期，他把1930年

前的新诗分为尝试时期(1917—1922),创作时期(1922—1926),沉默时期(1926—1930),认为李金发在“沉默时期”的诗歌创作代表了一类风格,“石民的《良夜与恶梦》,胡也频的《也频诗选》,可以归为李金发一类”。^④这里已经对以李金发为代表的初期象征派进行初步的总结了。对这一使命更为自觉的批评家是朱自清。他从流派的角度概括象征诗人的创作实践。“象征诗派”被他归纳为与“自由诗派”、“格律诗派”并驾齐驱的第三大流派。^⑤这就使象征派诗人的创作从散兵游勇的状态汇集到一个统一的麾下形成一种具有群体属性的艺术潮流。朱自清的概括是意义重大而深远的。它奠定了形成普遍性的象征主义批评规范的流派基础。

沿袭这种流派的批评尺度的是孙作云和刘西渭。如果说朱自清对象征诗派诗人的下限归结到戴望舒,那么,孙作云和刘西渭的关注重点已经转移到以戴望舒为首的“现代派”诗人群上来。孙作云把《现代》杂志周围汇集的诗人概括为“现代派”,称他们“在形式上说是美国新意象派诗的形式,在意境和思想态度他们取了19世纪法国象征派诗人的态度”。^⑥这种形式与内容的二元界分是否准确尚可讨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总结所体现出来的思潮与流派的眼光。刘西渭则给予了卞之琳、何其芳为代表的更年青的诗人以极高的赞誉,认为他们“和李金发先生具有相同的气质,然而他们属于不同的来源。一个显明的区别,是他们用心抓住中国语言文字,所谓表现的工具。一个尤其根本的区别,是这些年轻人不止模仿,或者改译,而且企图创造”,因而“最有绚烂的前途”。^⑦上述评论体现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即从鲁迅、沈从文,再到朱自清、孙作云与刘西渭,形成了一种流派的总体性批评尺度。这种流派的尺度的形成,标志着批评对象征主义在中国文坛影响的深度和广度的自觉体认。

朱自清把象征诗派放到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总体进程之中进行探讨。他认为从自由诗派到格律再到象征诗派,“新诗是在进步

着的”。他侧重从语言艺术维度考察新诗的进步。在他看来，“五四”启蒙期的诗人试图从旧镣铐里解放出来，“学习新语言”，“找寻新世界”，“但是白话的传统太贫乏，旧诗的传统太顽固，自由诗派的语言大抵熟套多而创作少”。在这个基础上，以徐志摩、闻一多代表的格律诗派以奇丽的譬喻为语言带来了新的生机。“从这里再进一步，便到了象征诗派”：

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比喻是他们的生命；但是“远取譬”而不是“近取譬”。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他们发现事物间的新关系，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所谓“最经济的”就是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⑩

象征诗派的基本诗学特征，在这段论述中得到更详尽的总结。朱自清把比喻视为象征诗艺的核心和“生命”，主张“诗的传达和比喻及组织关系甚大。诗人的譬喻要创新，至少变故为新，组织也要新，要变”。^⑪象征派诗人正是以新奇的比喻方式为诗歌语言带来了全新的感受。“远取譬”是其比喻的精髓，它打破了联想方式固定的常规，这种非常规的譬喻在“组织”上又呈现为“最经济的”省略方式，从而使象征派诗歌获得了巨大的暗示力。正如一个西方论者所说：

暗示之破坏传达作用，大部并非在意念选择的决定上，而在决定连系他们的方法上。在现代诗中常有的，意念是可认识的，要唤起之感情的境况也是很平凡的，但它们次序排列的理由对读者仍是一个迷，因此这种次序是被作者心中对于他的思想或幻想之对象属于个人的联想所决定的原故，每一个意念都可以无碍的暗示下一个；这不仅把读者在依正规作家的作品中能使他跟得上的可理解的组织剥夺了，而且……那种可以解释不合理论意念之毗连的联想之锁钥，也同时消失了。^⑫

这段引文揭示了象征派诗歌朦胧晦涩的技术性原因。诗人的意念本身未必是晦涩的，晦涩的是他们组织意念与联想的方式。联想的轴线一旦“不合理的”，读者追随作者思路的“锁钥”也就消失了。这种论断与朱自清的阐发是不谋而合的。

朱自清的贡献在于把散见在具体诗人论中的诗学萌芽加以总结和提炼，生成成为一种具有一定的普适意义的微观诗学的批评准则。这种批评准则的形成，对于读者拂掉笼罩在象征派诗上面的朦胧面纱而真正进入诗歌的艺术世界，领悟象征诗艺的精髓所在，是有指导作用的。

30年代在《现代》和《独立评论》杂志上都开展了关于“晦涩”和“难懂”的讨论。有读者致信《现代》，称其中刊载的杨予英的诗“神秘、奥妙、奇异”，使人“如入五里雾中，不得其解”。施蛰存在答复中则认为这几首诗大体上是“明白畅晓”的，之所以不得其解，也许是“不深思之故”。^⑤还有读者写信给胡适，称卞之琳的《第一盏灯》与何其芳《扇上的烟云》是谁也不懂的“胡涂诗”和“胡涂文”。胡适写文章表示赞同，主张“明白畅晓”的表现艺术。^⑥沈从文则表示异议，认为何其芳的散文“实在说不上难懂”。^⑦这一系列争论不仅表明作家们在文学审美规范上的多重标准，同时也昭示了带有象征主义倾向的作品对读者传统审美习惯构成了巨大的冲击。作家与批评家的另一个使命在于充任起沟通读者与“胡涂”作品的中介与理解的桥梁。

象征派诗歌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在艺术规范建立的同时，也改变了读者阅读和审美习惯。马拉美曾说：“纯粹的作品是在诗人取消那明白朗诵的成分，诗人让文字主宰一切。”“诗句从许多文字里另造出一个字，完全是新的，是已往的语言所没有的，好像由于魔术一般，它达到言语的独立性。”^⑧瓦雷里也说：

这一天来到了，读者可以单用眼睛来看，而无需拼读或听到声音。

于是文学为之面目一新。这是一种进化，从逐个音节的发音到一掠而过——从有节奏的顺序诵读到同时性的一览无遗——从听众的认可和要求到眼睛的认可和要求，这双迅速移动着的贪婪的眼睛在页面上自由游荡。^②

眼睛所捕捉到的已不再是诗歌的韵律美，而是由文字和意象交织成的能指的网络。意象性逐渐成为诗歌文本的中心。与此相适应的是读者欣赏习惯的改变，体现为由听觉功能的注重向视觉功能的转移。与强调音乐性的初期象征派诗人穆木天、冯乃超等人相比较，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更关注于诗歌语言和意象的表意作用。在批评领域，批评家们则同时致力于培养大众新的阅读和欣赏趣味。施蛰存呼吁“新诗的读者所急需的，是培养成一副欣赏诗的心眼。不要再向诗中间去寻求散文所能够给予的东西”。他强调“诗的逻辑与散文的逻辑是大不同的，不能用同一条准绳来量度”。^③他以自己《意象抒情诗》中的一首《银鱼》为例阐发诗歌中的意象性逻辑：“在这首小诗中，只表现了我对银鱼的三个意象(Image)。”诗人仅仅关注于意象的自呈，而读者欣赏这首诗的“心眼”也需要逗留在意象本身选择和组合的诗艺层面。这段自白的更富启示性的价值在于把意象性推举到诗歌艺术的前台上来，意象性既是诗人创作的出发点，也同时是读者理解诗歌的切入点，两者所依循的，都应是一种微观化的诗艺尺度。朱自清则强调在欣赏诗歌过程中“修养与训练”的重要性。他在评价象征诗派的“省略”艺术时曾指出：“没有看惯的只觉得一盘散沙，但实在不是沙，是有机体。要看出有机体，得有相当的修养与训练。”^④他提出的“有机体”的概念，是欣赏象征派诗歌的一个更高的艺术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他解读了卞之琳的《距离的组织》，认为“这篇诗是零乱的诗境，可又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将时间空间的远距离用联想组织在短短的午梦和小小的篇幅里。这是一种解放，一种自由，同时又是一种情思的操练，是艺术给我们的”。^⑤从中可以看出来朱自清解读诗

歌的两种尺度。他一方面注重诗人联想方式的自由度，另一方面又强调诗歌艺术思维的整体性。他把《距离的组织》视为一种“情思的操练”，支撑朱自清具体的解诗原则的始终是一种艺术的维度。

30年代在沟通象征诗艺与读者的接受方面倾注了更多的心力的是批评家刘西渭。他和卞之琳之间关于《圆宝盒》一诗的往复讨论堪称是解诗史上的一段佳话。这场讨论更大的价值尚不在理解《圆宝盒》这首诗本身，而在于象征主义诗艺的一些准则在争论中得以更清晰地凸现出来。刘西渭对《圆宝盒》的最初解读被诗作者卞之琳称为“全错”。刘西渭在答复中则坚持自己的象征主义诗艺立场。他的驳论的中心内容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他强调象征诗歌本身固有的朦胧性和多义性。他认为象征诗“不甘愿直然指出事物的名目”，而是“灵魂神秘作用的征象”，它所唤起的经验是繁复的：

一行美丽的诗永久在读者心头重生。它所唤起的经验是多方面的，虽然它是短短的一句，有本领兜起全幅错综的意象：一座灵魂的海市蜃楼。于是字形、字义、字音，合起来给读者一种新颖的感觉；少一部分，经验便有支离破碎之虞。象征主义不甘愿把部分的真理扔给我们，所以收拢情感，运用清醒的理智就宇宙相对的微妙的关系，烘托出来人生和真理的庐山面目。^②

刘西渭指出象征诗艺的精义在于“烘托”，它诉诸于“错综的意象”的综合表现，揭示的是“宇宙相对的微妙的关系”，因此一首象征诗“着眼暗示”，“企图点定一片朦胧的梦境，以有限追求无限，以经济追求富裕”，它隐含的象征意蕴必然是繁复的和多重的。正象瓦雷里所说：“一行美丽的诗，由它的灰烬，无限制地重生出来。”其二，刘西渭强调读者理解活动的主体性，把阅读行为视为读者经验视域与作者经验的融洽。他认为一首意蕴丰富的象征诗在作者的主观意图之外总有其它的小径可以“通幽”：“我的解释如若不和